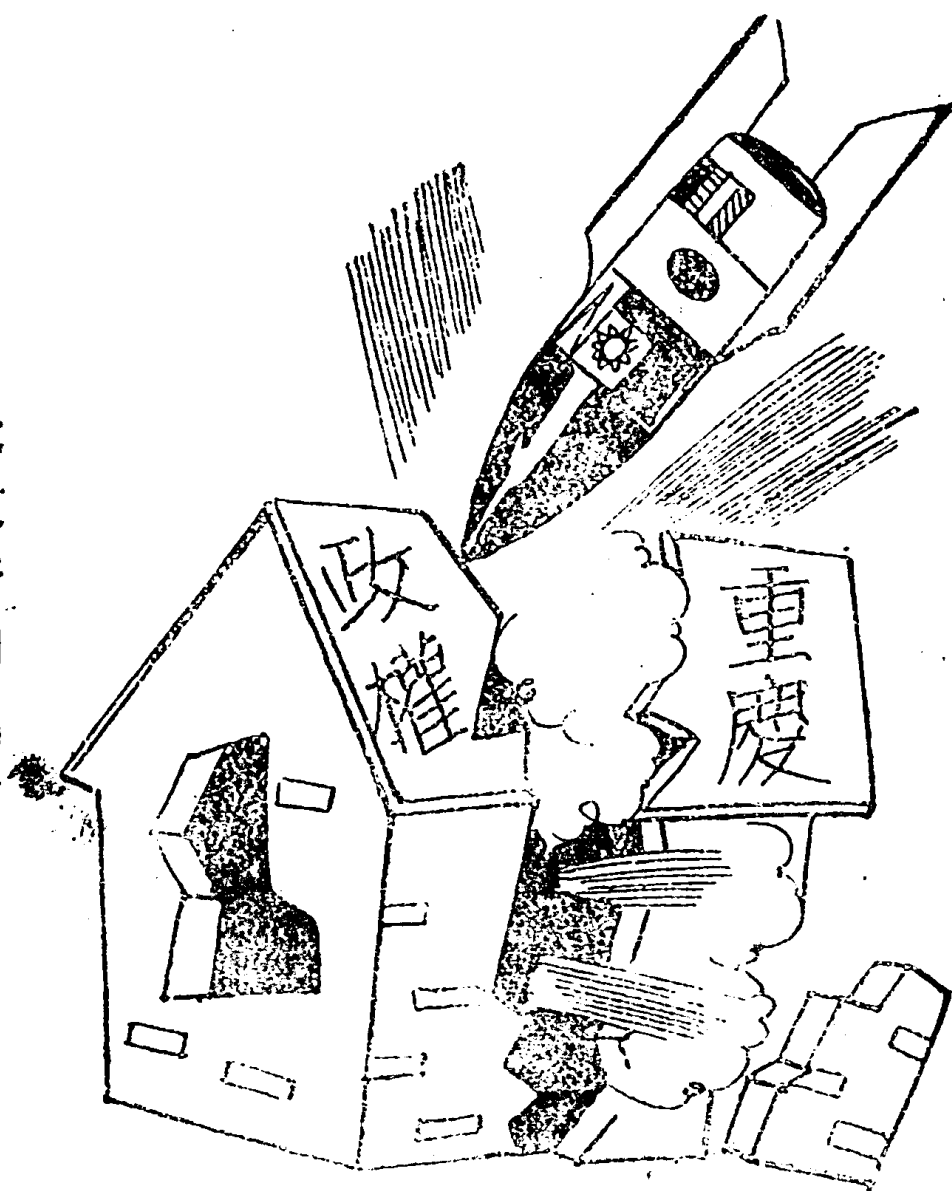


• 十二之書叢小局時

重慶的悲劇

。北京新聞協會出版。

北京府右街中南海運糧門內
。每冊定價壹角



前言

自抗戰以來，重慶方面所標榜的。在外交方面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在國策上是自立更生的國策。標榜雖然是如此，但是在事實上，外交仍然是以英美的外交動向爲轉移，整天隨着英美跑，何以談的到獨立自主呢？國策也是如此，自主更生不依賴他人，當然是最正確的戰時國策，可是由何自立呢？輕重工業都毫無基礎，各種的技術人才都很窮乏，雖有不少的資源可開發，但是既無資本又無人才，又從何而開發，確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的幻想，在事實上不能自立，當然更談不到更生，所以一切的一切，都要靠國際的援助，才能支持這個廣大的戰局。在抗戰的初期，中國海岸未被日軍封鎖以前，自然能够輸入的地方很多，物資還不感到十分的缺乏，其後日軍的封鎖線，一天比一天的擴大延長，物資軍火的輸入一天比一天困難，但是自日軍進駐安南佔據仰光以後，安南路線和滇緬路線均被遮斷，所餘的只有西北赤色路線，然西北赤色路線，從德蘇戰爭以後，實際已成了有名無實的輸血路，雖寥寥有之，于事實亦無多少補助。

其次就是印度路線開闢的問題，自安南滇緬兩路被遮斷以後，重慶方面就大聲急呼的宣傳開闢印度路線，今後英美利用這條路線，更能供給較多之物資與重慶。關於這種宣傳無論他實在與否，我們先置之不問，單就這兩條路線所經由的地方先加以研討，這兩條路均經內西馬拉亞山脈，僅在設計方面，就得需要相當的時日，況且四川西康之間地形非常崎嶇險峻，西康孟加拉州之間，萬山重疊，懸崖絕懸在在皆是，羊腸鳥道目睹艱難，實在是爲人類所不能克服的天險，土民往來，尚且不能使用，若擬在此種地帶，建設路線，確是比登天還難。

重慶政權的外援，既已完全斷絕，內部情形，更爲複雜，又兼宋子文，陳立夫，孔祥熙等，倒行逆施，無所不用其極，因之各地人民所受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對於重慶政權，怨恨已達極點。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足見重慶政權之奔潰，實已迫於眉睫耳。

573.07
581.5

重慶的悲劇 目錄

前言

四面楚歌的重慶政權

自掘坟墓之渝府

宋家天下陳家黨

重慶沒有飛機

渝共內部的分裂

重慶政權的末路

重慶方面的軍隊

重慶政權摧殘文化

一個貪污廠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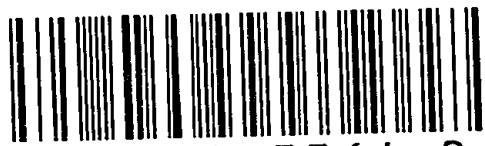
李石曾等主張和平

大後方營養不良症

渝報紙無戰事消息

招待處任意惡索

四川土著排斥下江人



3 0534 5564 2

三八 三六 三四 三二 三〇 二九 二四 二一 一九 一五 一五 一二 四



A 231511

北京新聞協會出版叢書目次

中日滿國交成立

太平洋大戰爆發（叢書之一）

大東亞戰爭（叢書之二）

英美的崩潰（叢書之三）

香港陷落（叢書之四）

馬尼拉陷落（叢書之五）

陷落前夕的——新加坡（叢書之六）

大東亞共榮圈（叢書之七）

新春（叢書之八）

春聯（叢書之九）

重慶政權崩潰（叢書之十）

新加坡陷落（叢書之十一）

南洋資源論（叢書之十二）

甸緬與共榮圈（叢書之十三）

大東亞戰爭與荷印（叢書之十四）

國府還都二週年紀念（叢書之十五）

慶祝政委會成立二週年（叢書之十六）

A B C D 陣線總崩潰（叢書之十七）

澳洲走向共榮圈（叢書之十八）

菲律賓全面陷落（叢書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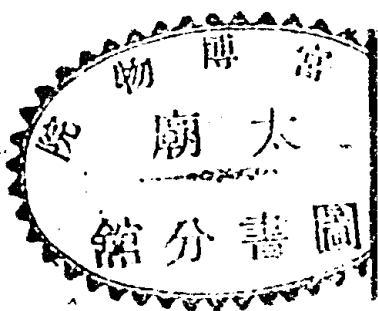
四面楚歌的重慶政權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春，當時在南京，漢口，國民黨與共產黨分裂，郭沫若由共產黨陣營出版一本「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小冊子，竟把蔣介石罵得體無完膚。

然而現在郭沫若在重慶，又奉蔣爲「我們的蔣委員長」，本來中國的事情，往往不能全憑常識來判斷。所以局外者，很難把握其本體，現在筆者在這裡寫一篇題爲「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文章，雖是運會使然，不過，蔣介石既是重慶的代表人物，那麼要談重慶政府，也必須從此處下筆了。

如果離開宜昌，溯長江西行，則沿岸都市，一概都位於山上，重慶位於長江，與嘉陵江的合流點，形成半島式的山，這也就是稱爲山城的原因，假使諸君一夜從長江南岸海棠溪，俯瞰重慶市，則有如滿天星斗的燈火，高低明滅，或者要有從船上眺望香港夜景之感吧！在這山城之南，儲奇門下的江邊上，時常停泊着兩隻結構極爲精美的小型汽船，一隻大體是普通型，另一隻是最新式的流線型飄浮在江上，非常漂亮，恰好像水上汽車，這就是重慶方面所謂「委員長閣下」特別專用的汽船。

蔣介石的住宅，在南岸下流二十里的黃山，在這風景絕佳的黃山下地建築住宅，採用東亞美術折衷的宮殿式建築法，富麗堂皇，而且幽雅，極盡園亭之美，北則俯瞰長江，西則全市在望，又特在渝築路的側面，建設一條直通廣陽壩飛行場的支道，這一條道路工程，頗爲困難，周圍是許多高山，炸毀頂上的絕壁，好容易纔使它直達蔣公館，高官富豪等，全都起而做效，開始在沿路建築各式洋樓，於是重慶



對岸的南山，竟以別墅增多了。

居住在這道路附近的市民，時常看見蔣介石的自用車疾馳而過。車大體是三輛，其中二輛是普通車，下餘一輛是精巧的小型「公共汽車」，比普通者略短，公共汽車裏面坐着蔣介石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等人。蔣本人坐在二輛小型車之內，一坐於前車，或坐於後車，三輛車是按日而排先後，並隨時改變其順序，捕捉困難，而且因為疾走如飛。

所以民衆不易識別車內的人，然而在蔣介石於長江岸頭上下船時：或者能遠遠望見他的蒼白而疲勞的面容，鬍鬚和乾焦的唇，齒已脫落，形容非常憔悴，他平生是穿長袍馬褂，在他的身旁，永遠有宋美齡伴隨，夫婦相携也出現於公共場所，大概是爲收攬民心吧，去年六月五日大防空洞窒息事件發生的時候，蔣夫婦也一同來到肇事地點，視察慰問，然而民衆看慣了這種民心收攬策，不用說，蔣介石部下的高官貴人們，當然也按他的辦法去做了。

民衆在背後談論蔣介石的時候，必定是「蔣介石怎樣啦」，蔣介石現在的立場，可以說是騎虎之勢，進退兩難，後方的生活程度日高，米價漲得驚人，軍民的糧食問題，已成了頭癢的原因，兵士不能吃飯，當然也不能戰爭，他唯一信賴的胡宗南部隊，必須在北邊担任防共，新編成軍，又好像完全無用，對共產黨則面和心不和，命親信部下暗中限制共產黨的活動，不過表面上不能不呼號與共產黨的協調而表示團結，政治也仍與從來同樣，沒有一點改革的痕跡不但急進的青年，由重慶陸續潛往陝北，及其他各項，而且著名的學者馬寅初，鄒韜奮，范長江等人，也都不能忍耐下去了，只有達官巨商在重慶耽於享樂，而使市面繁榮，他們當初雖曾受英國的援助，但因英德開戰，於是轉而希望於蘇聯，然而日蘇間

，成立不侵略犯條約，而且現在蘇聯似乎無暇他顧，最後倖倖之神，只有美國了，不過美國也口頭上說怎樣怎樣幫忙，實際上不過只給一點小惠罷了，這樣一來，蔣介石也困於四面楚歌之中。

某人說最近的蔣介石，實在暴躁，說些什麼，就責罵部下，在他面前有被責罵資格的人們，都是師長、軍長，院長，部長一流人物。

有一天陳誠起草「告全國民眾書」，當時陳誠是政治部長，還未就任湖北省主席，然在他的「告民眾書」裏面，却到處表現着領袖的口吻，蔣介石看過了之後就勃然大怒，把陳誠叫到面前申斥說：「你要是在獨當一面的時候，作這種事情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你範圍裏的，一概不要動手，我不是還在養嗎？我死了以後，你再任意胡來吧！」陳誠只有低頭唯唯，作領袖的慾望，也暫時打消了。

蔣介石與白崇禧並馬到郊外散遊，好像忽然心裏一動，就問白說「萬一我死了誰可以爲後繼者呢？」白暫時沈思一會就答道：「何部長（何應欽）」，蔣介石一面搖頭，一面說，「不成，他器量太小」因此白又回答說，「陳部長（陳誠）」，蔣仍然駁回說，「還不成，他年紀不夠，而且驕傲，再說學問也差，」於是白一面笑着「一面說，「那麼，我實在猜不中了」，蔣在青白的臉上露出笑容答道，「你這個人不是在眼前嗎你呀，我認爲如果不是你就壞了」。

白說，「那麼如果我比你先死了怎麼辦呢」，這麼一問，蔣就用色答道，「你不要作這種話來吓我，那時候，我打算把政權讓給老毛（毛澤東）了，」識者都說兩位的這一場話，頗有「曹操煮酒論英雄」之概，不過重慶政府與蔣白真要成爲那種情形的時候，那便是他們運命末路，而匪從出身的毛澤東，還有任委員長的楊分嗎。

自掘墳墓之渝府

自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全世界捲起風波，一瞬之間，全世界陷於最不幸中，此種不幸，可歸責任於一人，蔣介石適可當之，愛好和平之日本，盡全力已獲得日美會談之妥協，對於此重慶政權極力策謀破壞，使其決裂，煽動頑迷固陋之美國，以泣訴或恫嚇之方法，促美國捲入戰爭之漩渦中，蔣介石所負之罪，恰值萬死不能蔽其辜，然按日美英戰爭之結果，果能達到如蔣介石所希望者乎，如夏威夷之美國海軍主力殲滅，星嘉坡英國遠東艦隊主力的全滅，在宋島關島香港活躍之日軍之戰果等，均違反蔣介石之希望，而陷於自掘墳墓之窮地，重慶之狼狽實能預料者也，在日本對美英布告宣戰之當日，蔣介石在重慶召集政黨各首腦舉行會議。

○…………○
首腦意
協議對處世界動亂之應取方策，其中固有英美初戰大敗之報告囂囂，各首腦部之意氣異常頹靡，關於對策樹立以及將來之展望，全然不得要領，歸終只有再向英美泣訴求救而已，果然蔣介石於是日午後三時半招會郭斯美國大使曼爾英國大使，手交致

○…………○
氣頹靡
羅斯福大總統，邱吉爾首相，史丹林委員長之親書，要求分別傳遞，親書內容雖然不知，然而不外假借反軸聯合戰線之美名，泣訴求救也。

蓋英美蔣相互泣訴者，在理論上觀之，重慶之立場，由於對日單獨抗戰之形態，一躍向爲構成民主主義國家聯合戰線之一分子，其存在價值，竟帶有世界的意義，查其發展經過，首爲九日對日德意之宣

戰也，過去雖與日本默戰五載，此際竟而公然對日宣戰者，當然爲期外交地位之變化，以日美英戰之副產物觀之，尤有興味，次於十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說明對日德意宣戰佈告之理由，英美之對重慶援助，已入正式途徑，故重慶之對日反擊已達最後階段，煽動民衆抗戰意識，努力鼓勵充滿厭戰情緒之將兵之士氣。

○美國對

○渝希望

美國亦鑒於戰爭之經驗，爲整備長期戰之體制，考究重慶之對日反擊之激化爲絕對必須條件，十一日羅斯福大總統向蔣介石致親筆書函，要請繼續對日抗戰，其代價約以強化供給軍需物資，反而美國對重慶採取泣訴之情態，郭斯大使亦於十二日訪問重慶外交部長郭泰祺，遂行關於抗戰繼續之懇談，表面上重慶之立場獲得與英美完全聯合之支柱，而暫時得以強化，據傳在雲南省昆明，英美人混入，大中小學生施行民主主義大同團結之祝賀會，該事象僅不過爲希望而已，自八日以來，時間未久，世界之事情急變，太平洋戰爭之動向，走向與重慶所希望之方向，完全相逆。

○包圍迷

○夢潰崩

又在中國之各種表現，予重慶政府顯著打擊，而漸次走向崩潰之途徑。A B C D之迷夢崩壞，就真實之姿態觀之，夏威夷島，新嘉坡之英美海軍主力之被擊滅，美英在太平洋之勢力完全潰滅，對日本方面展開極其有力狀態，此以重慶而言，實不亞如晴天霹靂，其後呂宋島之日軍敢行敵前登陸，新加坡，關島，香港，九龍，馬尼刺，仰光之佔領，粉碎重慶所最信賴之A B C D對日包圍武力，重慶勢力，已根本覆滅，供給重慶財政最有力之數千萬南洋華僑，脫離重慶，將協力新秩序之建設在安南，泰國華僑數百萬已於十三

日通電協助南京政府，表明轉向之態度，上海，天津，廣東，廈門等英美租界經日軍和平進駐，全中國之英美權益，已由國民政府及日本接收，揚子江及中國海岸之英美船舶二百餘隻，爲日本軍拿獲，英國與蔣介石多年連絡收割之中國海關爲國府接收，免去總稅務司美斯以下三百名之英人職務。

消滅租界敵性

界敵性

過去五年間，在任何方面均阻碍聖戰完成之「租界」的存在，對於重慶政權其利，凡價值極爲廣大，在上海公共租界有重慶政府銀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與在上海之英美銀行交易，保持與英美兩國金融財政之連繫，又操縱只在上海之四十四億元之法幣，以連繫中國人與依靠重慶之態度，動員諸新聞，不絕的唆使日本軍佔領地區內之中國民衆之抗日意識，對於日軍作戰行動，及國民政府之政治加以妨害，呈現一種「孤島上海」爲重慶政權派出所之狀態，英美等對日之敵性國家，無論在政治，經濟，或諜報謀略上，均利用租界爲策動之根源地，尤其爲恐怖團體之巢窟，如此等重要據點的租界，今已均經剷除，自然重慶方面各種機關，均已封鎖逃亡，與英美各機關完全入於日本之手，其活動已被封鎖，不但此也，且與此各機關無形有形連繫之心，亦完全切斷，中國，交通兩銀行亦將轉向國府矣。

通觀以上各現象，重慶政權之對外國接觸，幾完全被封鎖，在握制海空兩權之日軍今日由美國之軍需物資供給重慶如何運輸，又於此受日本軍之積極不絕猛擊，重慶方面物資子彈戰鬥員之消耗極甚，爲補充物資計，無生產工場之重慶，由緬甸公路之補給現已斷絕，其命運自走向沒落一途，英國喪失新嘉坡及香港，美國喪失菲律賓後之遠東情勢，即便蔣介石，如何強化民主主義聯合戰線，亦不過苟安於山岳內地，實無論及世界程度之價值，僅利用空中電波保持與羅斯福及邱吉爾之連繫而已。

總反攻 成口號

虛張聲勢之總反攻，至前月十三日蔣介石向羅斯福發出第二次之親電，對羅斯福之對蔣援助強化之約定，表示滿腔謝意，同時虛張聲勢，重慶以全力施行對日總反攻，蘇俄之布拉達報亦登載論評稱「由於日本軍之壓力低下，重慶軍之總反攻之可能性增高」云云。羅斯福亦相當重視重慶之反攻力量，唯重慶之總反攻果可能乎，衛立煌所率之第一戰區，由於去春之中原大會戰，受徹底潰滅打擊，集團軍長，軍長，師長，參謀長等首腦部，或自殺，或負傷，或成爲俘虜，暴露不可掩飾醜態，軍之組織已根本破壞，李宗仁之第五戰區亦由數次之河南襄東襄西作戰，被打成四分五裂狀態，薛岳之第九戰區，由去秋之湖南作戰，已蒙不能再起之痛擊，重慶軍之主要戰區，至本年度，殆成潰滅，實非過言，所餘者只不過畏日軍南攻作戰，集中兵力之雲南廣西兩省，約三，四十萬軍隊而已，其如何活動，爲今後之問題，以此軍隊僅少之作戰行動，誇稱所謂總反攻亦未可知。

誤揣日 軍戰略

原來此集中勢力於西南之事乃爲重慶軍當局判斷情勢之重大錯誤，視日軍必攻擊緬甸公路之看法，係表露其見解之狹窄，既已呼號戰鬥配置已完了，故對該方面日軍想必出而干涉，由此對美國成立義理，以強化美國之援蔣行爲，然由多年經驗，重慶方面之總反攻，想不能擾亂日軍陣容，兵質惡劣，兵器不佳，今日之日軍一中隊可抵敵一師團之戰鬥力，係萬人承認之事，如在總反攻旗幟下，敵軍蠢動，只成爲日軍之好餌而已，此處應注意者，即美人將校，指揮重慶軍之，美國軍事使節馬占爾達代將一行，由於日美英開戰，歸國之餘被塞住尚在重慶方面。

美操軍事大權

彼等已由其軍事使節範圍越出，成重慶最高統帥府之一員而參加被任命爲蔣英緬之緬甸公路防衛聯合指揮處之參謀官，去年十一月下旬以後，美英蔣防衛司令部編成，美英空軍機械化部隊，已編入重慶，爲周知之事，重慶之抗日作戰計劃指導，已爲美人軍事顧問團所掌握，美蔣之軍事合作，已入於正式的階段，重慶軍企圖之總反攻，必由美軍人指揮，重慶軍以往盛倡之「民族戰爭」已急角度變質，成美國之土民兵被使用，將爲白人而流血。

日美會談，原係日本爲保太平洋之和平而提議進行者，不期美國頑然不肯相容，於是激起日軍之興師，戰事一起，中南美諸國以及英國自治領荷印等先後接踵對日宣戰，及至九日重慶復又追隨其後對日宣戰，此等諸國藏身英美背後，對日宣戰不過弱犬之遠吠，尤以重慶之宣戰，自身之痛苦尚未去掉，而竟出此無意義之舉，令人不禁發笑也。

蔣軍最近戰備

自去年十月下旬以來重慶軍首腦部因爲日軍進駐南部安南，乃判斷日軍必然發動進攻昆明遮斷滇緬公路之作戰，因之不斷奔走尋求對策，遂向西南兩省國境方面集結數十個師團，破壞國境方面之道路等，十二月初旬雲南省方面已對日軍完成戰備，待日美會談益趨險惡之時，積極宣傳業已完成侵入安南之準備，更於廣西安南方面聲稱發動空軍等，以之挑撥 A B O D 對日包圍陳營之發動也，重慶與日對戰四年有半，迄今筋力雖疲，而預想日本在英美壓力之前，必然屈服，果然開戰，關於日軍兵力分散，當必弱化，以期日對英美宣戰之後，即於夏威夷星嘉坡，馬尼拉，香港等初戰，斷然出以攻擊的態勢，獲得赫赫之戰果，故於驚愕之餘

八日以來，重慶次召開國防最高緊急會議，檢討對策，自然軍事經濟的對策，不能有何成立也。

對美國

之依存

英美從來以援助重慶間接壓迫日本，唯自此次日英美開戰以來，早已無暇壓迫日本，於是只得傾注全力，直接對日武力作戰，因之重慶表面立場，現在雖創立在民主主義國之聯合戰線，而實質今後已爲對日單獨抗戰也，原來重慶自馬古爾他代將，拉奇馬顧問及其他多數顧問到後，所有政治，軍事，運輸，交通，財政，通貨，航空各項政權，完全受其支配，如借款之供給，及武器軍需品之貸與，政治，經濟的中樞，完全握在美國手中，所以重慶之抗戰若無美國之保障，當然不能抗戰，此乃人所共知之事，美國援英或可謂之由於民主主義國家或謂由於民族之同一立場，理由尚通，至於援助重慶，不過美國有所欲求，以期獲得軍需資材之原料，私用民主主義國家同情、援助重慶，實是其一種手段而已，十二日東亞戰爭勃發同時，美國對英通告軍需物質之援助，今後或將減少，因之英邱吉爾首相，亦在議會聲明美國今後之期待，頗屬微微，要望國民之覺悟，英國尙且如斯，美國對於重慶之援助，當然更不成問題，而且美國現在努力戰備，自身尤恐顧及之不暇，對於重慶之援助，想像可知也，其蘇聯之援助，自德蘇開戰以來，蘇聯自行蒙受重創，對於重慶業已聲明中止援助，如斯觀之，日對英美蘇之開戰，予以重慶之打擊，可謂甚重，更若致思日對英美戰或德蘇戰之進展，重慶由於英美之援助，將必斷絕也。

安南，泰國，馬來，菲律賓，夏威夷，香港等處之華僑動向，因安南已化爲東亞共榮圈之一環，不拘軍事，經濟漸傾向協力體制，更因此次因對英美開戰以來，南洋華僑招來一百八十度之大轉換，並且華僑匯款源源之安南，泰國，馬來，菲律賓等，而今已化爲戰場，匯款路線中繼地香港陷落，故華僑南

洋之經濟，已脫舊殼，將必化為新東亞共榮圈經濟之一翼也。

重慶內

訌激化

在重慶抗戰階段上，其政治財政之實收，實際握在英美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派手裏，彼等一方實行依存英美之政策，一方驅使和平民衆投身動亂之中，誠可謂之世界動亂的元兇重慶政權只要彼等之勢力存在，正義之議論絕難適用，對於親日派，知日派等，完全視做國賊，所以批判國民黨之政策，能有反對力量者，僅爲中國共產黨，除共產黨，共產軍以外之政治家，軍人學者，理財家，除論主張抗戰以外無他，內心雖然憂慮抗戰之前途，唯在蔣派抗戰立國之下，只有盲從，且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抗戰上意見完全趨於一致，雖然國共在抗戰陣線上採取同一步驟，而在主義上，與國民黨處於冰炭不能相容之勢，因之國共相尅日益熾烈，抗戰陣營之動搖消息頻頻傳出，其原因實在於此也，無論任何國家，臨之危急存亡關頭，國民自當抹消一切主義主張之異見，重慶方面現在已有此種傾向，民主主義聯合戰線之結成，乃因日美英開戰之不得已所致，漸以現在之抗戰陣營，雖然包藏無限之矛盾，確在新階段抗戰之下，努力防止陣營之崩潰，共產黨自延安會議以後，信奉三民主義，進而聲明支持重慶政權者，則其表現之一也，然而此種異質國體之結合，一旦遭逢如斯場合，非但不能生死相共，反而有使促進崩潰之功能也。

英美蔣

之自殺

重慶之生存前途，只有依英美一途，即今英美痛受日本之打擊，戰爭愈形延長，則英美爲護自身，對於重慶之援助，愈益薄弱，即令援蔣之意氣依然如故，而其實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愛莫能助也，然而究竟美國希求重慶之對日反攻激化，將必盡力不惜援蔣也。

蔣介石欲借英美開戰，轉換日軍兵力之分散，以期有利於自己反攻態勢，然而不期日對英美開戰以後，僅僅數日，該希望完全化為泡影，更因連絡路線之遮斷，英美與重慶形成遙遙相對，徒喚奈何之勢，只以抗戰一言而得治下軍民支持之重慶政權，其抗戰刻正在其崩潰之時也，所以彼等無論陷入如何窮苦狀態之下，將必與英美共賭生死也，今後重慶在此內憂外患源源相至之下，其痛苦將必益趨深刻，然而彼等之決心，寧可賣國，亦必努力阻止崩潰也，至於對日媾和，暫時自然不能談到，蓋蔣英美打倒之時，重慶亦必有所自決，其時正東亞新秩序建設之秋也。

宋家天下陳家黨

孔祥熙乘機大肆搜刮

現在重慶有句流行語是「宋氏天下陳氏黨」，顧名思義，我們可以知道大概了，宋氏即是宋子文及其姊妹，陳氏是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宋子文的母親，生有一子三女，長女謁齡，適孔祥熙，次女慶齡，即孫中山夫人，三女美齡，嫁蔣介石，宋老太太乾兒子也很多，皆充顯要，宋母死後，一切操在謁齡一人手中，謁齡居住美國多年，說一口極流利的英語，宋之父母，皆基督教徒，貧苦出身，當年子女未達顯貴時，曾居住上海某里街口之小閣上爲人洗濯衣服，後因子女富貴享盡人間幸福，想出於當初宋老夫婦的意料以外。民國十五年北伐成功，李宗仁白崇禧居功不遜，與蔣發生意見，終至感情決裂，蔣因勢弱

，宣告下野，返歸奉化故鄉，幾不能捲土重來，後有人建議非聯歡粵有力者不足脅制李白緩和桂系態度，乃有蔣宋之緣與宋美齡結婚之事實現，當時美齡條件甚苛，蔣不得已殘忍的與前妻陳潔如女士及子女離異，婚後由美齡姊弟們爲之謀劃，二次上台，謁齡驕氣益盛，招權納賄，爲所欲爲，蔣亦無可如何，革命元老如李烈鈞輩，卑蔣爲人，故不爲蔣所重用，彼時有人評謂蔣氏不能大義滅親，終必失敗，蔣爲人氣量狹小，恩怨分明，不能容物致有，「宋氏天下」之事實與物議，近來親英親美，變本加厲，宋家氣餒，益愈熾烈，蔣介石竟居於被動地位矣，至於陳氏黨之說，因黨務爲陳氏兄弟包辦，陳立夫更組織藍衣社

，擴大勢力，不可一世，已爲人所共知之事實。

至若戰後物價飛漲十倍，百倍，尤其洋藥，已達二百倍以上，利用國難，而發財的總有幾萬人，買賣人沒有一個不賺錢的，誰都可以，只要買進來而不賣便只有賺錢，因爲物價越高，生活越苦，所以作買賣的人，也日漸增加，眼看有人賺了幾百萬幾千萬，當然重慶僞府下的人們，爲之眼暈，於是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或自鳴清高的大學教授，與研究院的學者等知識分子，只要見了面，就極興奮地談些自己的買賣怎樣有利，最後甚至垂涎地嘆息埋怨，如果兩三個人走道的時候，你跟在后面，就可以聽見他們所說的只是這些話，「那傢伙的老婆僅存貨兩月就賺了三萬」！「我想到衡陽去作一趟買賣，到衡陽去太好」！「我預定到仰光去」，「我苦於那種物品沒有用」。

總而言之，學校官署軍警部隊，茶店，酒樓

，街頭，馬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無論何地，無論何人，沒有不談買賣二字的，現在住在重慶的人，不說買賣話，好像就不是人了，也就是：由中隊長，軍長，科長，一直到院長，設有一人不利用其地位，而大作其買賣，官人的買賣，當然有許多特別的便宜，尤其在這一切都在政府統制下的時代商人，必須到官人的門上送禮，以極大資本，作買賣的人們，照例奉承孔祥熙家與蔣介石夫人：孔與宋原來是統制人的人，誰也不能統制他們，所以別人不能運輸者，他們可以運輸，別人不能輸入，不能存貨的，他們可以自由去作，甚至以別人資本，所不能作到的，他們都能辦到，一批買賣，很容易得到幾千萬元的利益。他們也作金融買賣，外國匯兌的暗盤，完全操縱在他們的手裡，商人不能買進匯兌，可是他們能自由地買，一般人雖然限制攜帶紙幣出境，然而他們無論多少，都可坦然地帶出帶進，他們奪取

小商人的錢，任意使匯兌市場高下，連電拔都握在他們手中，某人說孔祥熙是財神菩薩，這不過是因為他唯恐無法賺錢而已，他們的小姐們也作着買賣，其中最有名的是，孔的兩位姑娘，作法也很高妙，利用父親的地位，從銀行通融來鉅款，包買商品，囤積起來，就連孔家的男女下人，廚子，汽車夫，也沒有一個不作買賣的。

此外，還有一個著名的包買貨品的巨魁，就是渝參政院議長康心如，也是美豐銀行的經理，他的存貨，有左右市面之力，因為這些人們的囤積居奇，以致重慶物價飛漲，政府表面上，藉着懲罰奸商抑制物價的題目，設立平價購銷處等等，其實最大的奸商，是他們自己，他們怎能懲辦自己，而且怎能抑制物價？苦的是一般民衆下級公務員，與文人，學者，教員一類的人了，按說真正的抗戰政府，在生活上，是應該與人民共甘苦的，那知道大官富豪迷中了賺錢，對物價騰貴不聞不問，他們吃的穿的，都是一如往日，穿的

是緞綢，與外國製的最高等毛織物，吃的是山珍海味，每天出入於西餐館，喝香檳酒，吸雪茄烟，住的是宮殿式的洋樓，上山下山有四人抬着的藤製轎子，汽車是一九四一年式的，新福特車，抗戰也好，不抗戰也好，反正他們是過着天堂的生活。

然而，可憐的公務員們，夏天是揮汗辦公，冬天是忍凍握筆，衣服破了也不能換新，三頓飯改爲兩頓，甚至沒有菜的飯，都吃不到嘴，那美味的點心小菜更不用想了，轟炸後的房租，又跟着增加，大人小孩都湊合住在一間屋裡，天氣溽暑薰蒸，夜裏不能入睡，而且在衙門裡，因為抗戰建國的口號，延長辦公時間，就是什麼公事也沒有，也不能不從早至晚坐在桌子前，到下班時間，回到窄小的家裡，小孩子們也好像乞丐一般，面黃肌瘦，營養不良，老婆也是滿面愁容，不見笑臉，屈指算來，僅僅四年，照照鏡子一看，就覺着老了十年了。

重慶沒有飛機

一般人民大失所望

一到夏天就可以說是四川人風光明媚的江南的時候，便不禁，尤其重慶市民，受難的季節來有思鄉之念。

了，重慶在四川省中：是濕度最高地帶，從九月到四月，是霧的季節，除去成都的平原而外，市民向來是在霧裏生活的，憂鬱的霧期，好容易過去，而轟炸季節的夏天就來了，夏季多晴天，晴和的日子，日本飛機必定光臨，夏間重慶人一到下雨的時候，便都互相周旋說，「今天天氣真好呵」在重慶馳想那柳綠桃紅，

夏天天氣一晴，市民從早晨起，就都不作事，唯待避難警報，甚至往往有時不吃早飯，美豐銀行屋上懸起三角球的時候，那就是報告三架以下的偵察機進入四川了，三角球變為紅球，就指示準備避難，再要增加一個紅球，空襲警報警笛就響起來，民眾就走進壕內了，各商店好像開店，又好像不開店，重慶商店對

渝共內部的分裂

四川，江津縣有一白沙鎮，此鎮自古以來，為四川四大名鎮之一，頗為馳名，四周有很多文化機關、書店也有幾家，其中有一個「文化服務社」，書店、該店充滿馬克斯、列寧主義及新聞學書籍，吸引很多的青年，然而因為該鎮有三民主義青年團存在，所以不久便將該店查封，多數青年——書店的店員、學生，被捕連夜僱民船，解往重慶。

共產黨，在重慶政府治下以外的各省縣。到處遭遇這種運命，然而奇怪的是，重慶所在的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現

於開門關門一事，好像完全習慣了，警報一旦發出，各戶便都關門，一齊逃入壕內，說起防空洞來，都公共防空洞濕氣，熱氣，空氣的不流通等等，完全不成樣子，在個人防空洞之中，洞主也有濫賣座位票的，什麼秩序也沒有，警報如果接連五小時以上，身上的熱汗，就向外蒸發，加以洞中空氣含有濕氣，同時又充滿了各人吐出的炭酸瓦斯，便頭痛身體疼，若再接連下去，便唯有

洞發生窒息騷動，或者不足爲怪吧！

貧民等，日常生活既苦，而男女小孩又多，警報發出來的時候，也捨不得扔下破爛的家具，於是就用大包袱背着擠滿道上，一天不知逃出多少次，可是逃也逃不了，就在路上炸死，因此不進洞的人，也不少受扔彈轟炸時，死傷最多的是這些貧民，有錢的達官富商。

住在郊外新築的宮殿式別墅裏，一到夏天，便過着如意的避暑生活，看到晴天慮有萬一，就不出門，在這郊外別墅外掘有堅固的山洞，洞裡的綠蔭花棚之下，放着藤椅石床，等飛機來到近

在還是堂堂地存在着，每日照例發行，而且更奇怪的是，新華日報，每天報面上總有幾個地方被抹消，該報雖是一張四版，但因空白竟有數處，所以現在讀者寥寥無幾，自從去年重慶軍在江南與新四軍發生大衝突，而處分新四軍以來，重慶的反共氣味相當濃厚，與共產黨的分裂，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蔣介石方面，僱了一批突擊隊式的人物，捕捉新華日報的販賣人，並製造反對新華日報的傳單，貼在各處的電線杆上，川東師範學校的空洞內，監禁了多數的馬克斯，列寧主義份子，那時重慶市民真是戰戰兢兢，恐怕再演國共分裂的悲劇。

前，再安然入洞，飛機離開市的上空，便立刻出到洞外在藤床上，呼喚男女下人，喝汽水吃點心，在他們似乎毫無警報之苦，反而在警報之中享樂了。

在重慶辦事心不定，走路也心不定，吃飯也心不定，就是到了晚上睡覺也心不定，坐公共汽車走在公路上的時候，一看見日本飛機，乘客就爭先跑下，魂不附體，就是坐火車也是夜間消滅全車燈火，悄悄開行，警戒着飛機的夜間轟炸，又在黃河沿岸恐怖對岸的日軍砲擊，所以完全沒有生氣，就是說話也沒有人出大聲，然而筆者來到安徽省的和平地區，居然也能意氣揚揚地坐

汽車，坐火車，安心地吃飯，睡覺了，完全是愉快的，於是筆者大膽斷言，重慶政府方面除了達官富商而外，沒有不希望和平的人，逃至四川的長江下流的人們，沒有一個人不煩惱的，而且沒有不想歸還他們的和平鄉里的，他們知道，在全面和平以前，日本飛機不能停止轟炸，他們的生命，也不能保障，筆者回到和平區時，和平區的人們，曾暗中詢問說，「重慶方面有飛機嗎？到底能飛來抵抗嗎？」，我就懇切的說明道：「有是有的，不過一年不飛幾次，一飛就敗戰」，我們就是想也可以明白，空中戰的戰鬥員，如果是「急時抱佛脚」式

據後來聽說，蔣介石因為「團結」的局面一分裂，不但抗戰無用，而且國際方面的借款，也困難了，所以就忍耐而與共產黨結合下去，當時重慶的蔣御用報紙，都一致登載說：「因新四軍不服軍令，爲肅正軍紀，而予以處分」云云。

豈知事實不過是軍閥之爭地盤而已，原因就是由於蔣介石恐怕喪失的淪陷，與遊擊地帶，劃入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勢力範圍內，筆者曾見重慶軍事委員會的秘密文書，那是白崇禧，何應欽連名致朱德的電報，其要旨有三點，（一）限定八路軍新四軍的定額，不準擅自擴充定額外一律解放，（二）政區只限於陝北延安

的訓練，當然不會巧妙養成，日本的訓練是平常就猛烈訓練，而且是有幾十年軍國主義歷史的國家，比較起來，中國只是在戰前訓練的少數幾組駕駛員，作忠烈的陣亡而已，重慶方面也只是臨時開始訓練的，這在最初空軍學生，僅劇於高中畢業生，後來對於初中畢業的，似乎也承認，其受驗資格了，然而就這樣也很難達到定額，這也是因爲在重慶方面，投入空軍無異是送命的，重慶方面的民衆，時時希望美國飛機來援助，好像美國飛機多少架，某日某時就來的，可是到現在，也不見踪跡，而且美國的大型飛

機，如果沒有特別的飛機場，也不能降落，中國沒有這種飛行場的設備，運來的都是舊式的，是不能飛，就是中途在滇緬路中被日本空軍炸燬，這與借款過期一樣，本身若有實力纔能可靠，如果自己空虛，而受人家的援助，縱然能够借款，但百是百，千千，也很有限，何況還沒有以無條件而援助的人呢？重慶方面，也該重加考慮了，雖然嘴裡說，「美國！美國！」可是重慶的民衆，已經喪失對美國的信仰，若有人問我「重慶有飛機嗎」，筆者只有答：「重慶方面的飛機還在外國。」

一帶之二十二縣，遊擊區於京綏邊境。該地區以外之八路軍，新四軍，及政治工作人員，一律向該指定地域內撤退，（三）各軍及政治機關，均用國民軍之番號，與名義，其真意顯然爲下列三點，（一）限制共產軍之兵數，（二），限制其活動地帶，（三），阻止共產黨的發展，因此共產黨方面也很不答應，當初共產黨地方面，是很想不辭一戰的，所以重慶方面也沒有辦法，不得不處置一部新四軍，而使之滿足了，重慶對國際方面宣傳說，「我們有十分的力量，一面抗戰一面控制共產黨云云，不過實際上，對共產黨關係，却是，不即不離的態度，真是可憐，重慶政權將來屬於共產黨呢，還是被英美把握呢，恐怕神仙也不知道吧。」

重慶政權的末路

爲了發揚正義而謀東亞解放的大東亞戰爭，自展開以來，英美軍隊在日軍神武威力之下，連戰皆北，處處都呈現着總崩潰的形勢。

香港，馬尼拉，新嘉坡，爪哇，仰光等處的陷落，把敵人在東亞的重要據點完全粉碎，給敵人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同時亦正是反映出我們東亞的光明，就在目前。

如同落日一樣的A B C D包圍陣，經日軍勇猛的進攻，已經顯示着支離破碎的情況，日本海陸軍明聲威，振撼着整個太平洋，敵人方面爲了南西太平洋的防衛雖然有了所謂最高司令部的設置，把英美的殘敵敗將，和重慶偽政權的蔣介石包容在內，由英國最後的一個認爲有希望的名將魏貝爾任最高司令官，作着希圖挽回頹勢於萬一的妄想。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這不過僅是一個妄想，短期的將來，因爲日軍的攻擊，而把英美在東亞的殘餘勢力完全掃蕩的時候，也就是給我們事實證明時候，同時亦就是我們東亞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的時候。

重慶政權的搖尾乞憐，奴顏婢膝的英將魏貝爾之下，其可憐當然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實在是我們東亞民族的敗類，這也正是証明了反軸心國家最高司令部的實力，是如何的脆弱。

七七事變發生以後，蔣介石的軍隊，與日軍抗戰，不異以卵擊石，節節敗退，一方面蔣介石勾結英

美帝國主義者，出賣了若干的民族利益，換來了一些腐舊的軍火武器，一方面煽惑着無知民族盲從於「抗日」的旗幟下，犧牲了多少性命，事變後不數月間，日軍席捲了華北數省，同時攻下了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等，國內有名的大城，把殘餘的蔣介石勢力，驅逐於西南一角，淪為地方政權，仍然在做着「抗日」的迷夢。

同時蔣更發動所謂「游擊戰術」，把軍隊流寇化，殺燒搶掠，無所不為，置民衆於水深火熱中而不顧，大好河山，變成焦土，雖然在這種敗退的過程中，蔣介石曾經虛偽宣傳了幾次所謂「總反攻」，不僅是沒有什麼成效，反而更遭受了日軍嚴重的打擊。

大東亞戰爭開始後的不幾日，英美的慘敗，証明了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友邦日本可操左券，也就是說勝利必屬於東亞民族，重慶地方政權的蔣介石，不僅是沒有一個澈底的覺悟，而且更投在敵將魏貝爾的懷抱中，希圖苟延殘喘來維持他的生命，這種不顧人格的行爲，實在是我們東亞民族的罪魁，也是我們東亞民族的公敵，我們應當用一切的方法來剷除他，肅清這種惡勢力，來建設我們明朗的東亞。

重慶方面的軍隊

由各縣抽來純係烏合之衆

記得從前在四川時，曾住在某村保長家裡，他家裡有子弟三人，附近的青年男子，幾乎都被徵集了，他們雖是現施年齡，可是沒有一個人出征，然而無知的民衆畏懼權勢，誰也不敢對這事說一句話，有一天，鄉長到保長家裏來，命令「到明天務必派出六名」保長就說，「那麼今晚叫甲長來，一塊去捉吧。」

於是到了晚上，保長和甲長就帶了一支舊式槍，藏在田地與樹林裡，看見過路人就捉住捆上，人數齊了之後，送到區公所去，因此百姓們到夜裡都小心提防不敢出門，保長甲長在路旁沒有收穫時，就到街巷的冷店裡去捉外鄉的旅客，在冷

店裡人數也湊不齊時，就到鴉片吸煙所去捉吸煙客，他們的職務，只要湊足人數，送交上司就完了，被捉的人們，也有時在半道逃走的；不過這種時候，護送兵也伶俐，姓李的逃跑」

就把道士姓張的捉來補充，各地新軍訓練部隊的兵數，大多是不足定額，實在數目，至多也不過三分之二，下餘的三分之一，只是名義，軍費雖能支給，但因無人，所以一部隊的新訓練完畢時，上級將官都已私囊纍纍，新軍若開往重慶受檢閱時，就在道上拉夫補充，又在首都還有一個笑話，就是某新軍眼看明天就要檢閱了，可是到晚上兵數還不齊。

最後下級將官想出了一個捉人的妙法，就闖進小旅館的一間屋子裡，拿手槍對着客人，命令跟着他來，那個旅客起初聽得不敢作聲，就溫順地同着他走，但在上路警察的崗位時，就突然地跑到警察那裏，大聲呼救，警察雖然吃驚，可是那下級軍官竟無驚惶之色，坦然的過來說：「我是奉長官命令的，因為本部隊有逃兵，所以來找人補充，」警察問：「那麼，就是這個人嗎？」

旅客喊道：「我有充分的證據與保人，可以証明我是重慶住的商人，爲什麼在堂堂的首都會發生拉夫的事情，唉，中國呀，中國呀……」那時旁觀的人也有說，「在中國這種事情，如果繼續作下去，四川也恐怕沒有政府了，」那時過路人圍得人山人海，警察非常難堪，就怒喊「走開走開」，一面叫軍人與旅客各自走去。

四川的米價怎樣呢，米價比戰前高漲五六十倍，當兵的月薪十幾元，實在不能吃饱，於是到

各地去收買軍用米，不過內幕黑暗，價格只有高漲，軍隊的食糧不足，各部隊除去就地籌辦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所以一到米產地，兵隊就到街上從老百姓的賣米的筒裡，連話也不說，掏出一升米（約等於長江下流的三升）不問行市如何，只扔下一元紙幣就走了。

關於青菜之類，諸君可以到處看見三五成群面如菜色，衣服襤褸，全像乞丐的兵隊，或手拿蘿蔔，或背負柴禾，在軍帽裡裝入種種野菜的光景吧，這種悲慘風景那裡有呢，而且這樣的兵士能在前線去作戰嗎。

後方新軍訓練的情形，已像方才所說，可是前線部隊的消息，也是可氣而又可笑，他們開到前線先叫農民挖戰壕。

然後就不客氣地叫他們獻納米，柴，魚，肉，雞，鴨等，他們都是不動手的抗敵軍人，整天只是裝作一付保衛家鄉，保衛生命財產的面容，在

日軍來到之前，以官價收買前線的物產，以防止日軍強奪爲名，不出一錢而用軍隊的名義，運往後方，途中經過關卡時，當然也不納稅，可是出賣的時候，却特別的貴，抗戰軍人一有了錢，日軍進擊而來的時候，也沒有鬥志，便一哄而散，跑到後方脫棄軍服，化裝爲老百姓，帶來的留聲機，望遠鏡，照像機等，原來雖是官物，可是賣出的錢就都入了私囊，重慶報紙的出讓，大半是此等物品，筆者曾聽他們說過，一輩子不再想第二次入軍隊，出去打戰無異自殺，此後也不作買賣，很想當公務員，如果不行，就只有回故鄉去作老百姓了」。

前廣東省主席吳鐵城，借名抗日，說是驗驗武器，防止間諜，而收買廣東人民的自衛武器，擴充自己的個人軍隊的勢力，竟不想再還民衆，日軍進入廣州市後，吳就席捲自己的財產家具，裝了幾十輛列車愉悅撤退，甚麼也沒叫市民知道

，有防衛國土責任的最高軍政長官，雖是這樣腐敗，可是蔣介石現在仍然給他很高的位置，予以從前同樣的待遇，照這樣，重慶豈不要滅亡嗎。

若憑這種軍隊與長官，不用是「反抗」就是「防禦」也不可能，再以現在日軍，若想佔領某地，便立刻能佔領某地，這是勢所必然的，日軍如果認爲該地已無佔據必要，而自動撤退。

重慶，軍便謂之「恢復」重慶方面的政治軍事如不改善，就是高山深水的自然防禦也無用，正像諺語所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太平蜀始平」，四川地方是一進去就很難出來的，而又因交通不便與偏僻，所以天下俊才不容易去，而現在有的人才，也沒有後繼，以一四川之大，怎能敵得過天下之衆呢，割據日久，必有民窮財盡後援不接之嘆，歷史上的例子！不一而足，重慶政府若不及早回頭，恐怕不能成爲過去實例的例外了。

重慶政權摧殘文化

作家洪深全家服毒自殺

報紙的空白，已爲第六章所述，這不僅是新華日報的現象，就是中央日報也有好多空欄，這好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重慶方面的書報雜誌，審查委員會，最初爲張道藩主持，現在由此藩公展代任，不過因爲他的彈壓氣味很重，以致有些比較年青的急進的文化人，都不能忍受下去，他們用種種方法，想逃往陝北方面，香港，上海，或和平地區方面。這是由於他們都認爲和平區，比重慶方面自由的原故。

重慶發行的報紙裡，有中央日報，大公報，時事新報，民報新蜀報，新華日報，國民公報，掃蕩報，益世報等，在重慶這樣小的地方，竟有這些報紙發行，不過千篇一律，都是捧政府的，但現在重慶當局，也爲紙張節約，限制新報紙的創刊，重慶的外來報紙，一令將近五百元，只有孔祥熙支持的時事新報，使用舶來的報紙，最近也用次一點的中國紙了。

就是嘉樂紙，一令都要百十元，所以新蜀報，與民報還勉強用它；其他各報都用土紙。

報紙上的副刊地位，已被廣告取而代之，這是因爲報紙的版數，雖然減少，但重慶商業畸形發展，以致廣告擁擠，就是少許的副刊頁，也因爲重慶的抗戰文化人，與抗戰文學家，公開聲明不在報紙上揭載與抗戰無關的件品，所以登載的，除了抗戰文字外，什麼也沒有，而且這些文章最後必定以所謂：

「向抗戰建國之途邁進」，「嚴冬過去，春天已來」，「最後勝利是我們的」，一類的話來結束，今年又創作「勝利年」一類的新文句，來麻醉自己，現在銷路最好的大公報，也不過每天銷售一萬份左右，時事新報，僅八百份而已，然而孔祥熙有錢，當然有他給補虧空。

提起文化人，抗戰有的七君子，現在已無聲無臭，辭去安徽省財政廳長來到重慶的章乃器，因為生活程度太高，而在「生產救國」的口號之下，努力經營工場，他的太太胡子嬰，也化粧擦抹，出入權貴之時，進行合作社工作，聽說現在夫婦子女，也過於優裕的生活了，沈鈞儒，史良，沙千規等，照樣作著枝師生涯，蔣介石方面也常常利用他們，叫他們寫幾篇反共文章，不過一方面新華日報的記者，也訪問他們，想來求他們說些公平話，所以他們對於新華日報，也適當的應酬，因此他們所寫的東西，不知說些什麼道理，文體思，都很模糊，鄒韜奮，徐伯斂，雖有他們歷來苦心經營的生活書店，但八一三後，採用「化整為零」，的戰法，在重慶方面各地設立分店約數十處，又因最後恐怕引起政府方面的注意，所以兩人大肆宣傳，說是純為買賣云云。

原來生活書店採用民主化制度，編輯與出版的權限，委於新進的青年店員，青年人們主張出版的社會科學圖書，人們如果反對，就被認為是落伍份子，而受攻擊，鄒徐兩人，因為情勢如此，也沒有辦法，只有一面嘆息，一面任青年們去作，此外渝府經營的正中書局，原想和生活書店競爭，但是不能勝算，所以總想用政治力來處分它，看到生活書店的這樣情形，就決定先對重慶市比較大規模的印刷所，由中央宣傳部派人用強制力收買它，叫它不要承印生活書店的出版物，再對郵局通令，命停止接受生活書店的書籍，這樣一來，生活書店當然除了關門之外，別無辦法，關於各地分店，則由政府訓令各省縣

當局，叫他們一家一家地封門，鄒韜奮，憤慨無方。想奔往陝北陣營，然而徐伯昕稍爲冷靜，就勸鄒說，「陝北的苦處，我們實在不能忍受，還是離開此地爲佳，鄒也同意，就秘密離開重慶。」

號稱經濟學者權威的馬寅初，在某次公開演說時，指摘孔祥熙財政，說「蔣介石如果不用，大義滅親，手段，則中國財政永遠不可救藥」云云，又說：「我今天在本講演後，如果下了講台，馬上就會被補，不過我也覺悟現在是作着最後的演說」，演說終了後。果然就遭受軟禁，最後被逐出重慶，然而像這對於馬的驅逐策，這是極文明的，重慶當局，派人到馬那裡勸他說：「還是到某地去休養好吧，」但所謂某地者，原是重慶當局的指定地點，蔣介石所以用孔祥熙爲財政部長者，是因爲蔣如果說要多少，孔就可立刻拿出多少，孔在蔣介石來看，是再也沒有比他更便利的，所以孔祥熙的財政縱然爲何紊亂，蔣介石依然用他，如果把孔換爲宋子文，則因宋子文是英美派，就要決定預算，按照預算去作，一定不認支蔣介石的賬，所以蔣也極不喜宋，這是蔣用孔而不以宋爲部長的理由。

重慶的作家，最初只是舊瓶盛新酒，熱中於所謂通俗化，大衆化，如果是抗戰什麼部好，因此各種大鼓，時調小曲之類也都搬上文壇了。

重慶作家們的前線，從軍成爲一種風氣，出發之前，自己先在各報，與出版物上，宣傳一下，出發的時候，大大地壯行而費用也很多，其實說是從軍，並不是參加作戰，只不過到某高級長官的司令部，把長官們的談話，筆記下來罷了，然而長官們也知道利用他們。

就信口說出些：「某某戰鬥：血：肉：壯烈：肉搏：勝利：光榮」，一類的話來，作家把長官們口述的材料拿回去，或訪問一二名兵士，參觀幾處後方醫院與若干名傷兵互相問答，這又是好材料，回到

後方後，就成爲一年半載的飯本了，所以寫的東西都是談第一線的。拉戰的材料寫盡，就抬出「參加後方生產」內招牌，而視察工場與農村，出現所謂「建國」的文章，幸而重慶的刊物，與老作家，都尊敬這些由「前線」與「生產」而來的作家們的文章，必定揭載，可惜在讀者的腦筋裏，這種文章是一字不入的，於是以後重傳的話劇，就演出「青春不再來」一類的題材，每天呈現滿座的盛況，如上演抗戰電影的時候，票就賣不動，由此可見民衆是厭惡抗戰，而希望和平到來了。

◎作家們最近，又因「民族形式」的問題，而爭吵，實際則不過爲「大衆化」，問題而已，所以有少討論，也不能得到什麼結果，事實上因爲中國一般民衆，教育程度低，文盲也多，所以對於新文藝的理解，自然也不深刻，他們少數的作家，雖然在上方高談其大衆化，也不過是少數人的議論，恐怕真正的大衆，還在夢中呢。

郭沫若，田漢等有名的老作家，漸漸衰老而退化，郭沫若只是出席某某會，說個兩三向不痛不癢的話，或是出席廣播就完了，重慶政府，甚至把他當你擺設來看待，郭沫若在重慶，是無聊的，所以轉雙方向，去發掘漢代古墳，或玩玩古玩，與名士們一塊到郊外去，說是研究考古學，而把屍體帶回來玩弄死人骨頭可憐幾千年前的死人。

◎竟遭到這種破棺碎骨的害運，田漢現在正用京劇與楚劇，來出演抗戰劇，有時到前線去作戲劇活動，他比郭沫若，在精神上是健旺一點，他們兩人，都對舊詩詞有相當修養，所以往往不堪搔癢之歎，而時常即工作一首西江月，他與某某名士，這種作品也隨時在報紙上發表。

女流作家中冰心女士，最近應宋美齡之召，出任新生活婦女指導委員會文化家的工作，她是一位過

憤了美國式生活的婦人，來到重慶原來是爲滿足好奇心，然而現在，已對重慶的生活，叫苦了，現在重慶的各作家，都是兩面派，有時想蘇聯式的文藝論調，而有時又向政府機關雜誌的「中國文藝月刊」投稿，女流作曲家安娥患着調經性的失眠症，有時徬徨所謂前線，寫些八股文章式的抗戰通，憂鬱而貧困，大概重慶方面的作家，幾乎都是與她同樣的，曾以「從軍日記」而爲林語堂激賞的謝冰瑩，自與第四天黃維特分別以來，就在西安擔任中央軍官，校女生指導員，兼任「黃河」的主編，恐怕在那裡，已找出第五個對象了吧，幽默大師林語堂，去年曾到重慶，他在歸國前，託人在北培建築小洋樓，自己帶回上等的舶來烟草，但在北培地方過了幾天大後方的生活者，忍受不了，就匆匆坐飛機跑回美國，他出發後，對中國文藝協會去信說，「抗戰勝利之日，即余歸來之時」，大後方的生活，在林語堂是不能忍受的，如果中國抗戰不能得到勝利，那麼林先生恐怕就要死在美國了吧。

重慶的作家們對林語堂這種受西洋薰染的「布爾喬亞」情形，頗爲憤恨，打算鳴鼓而攻，把他逐出抗戰文藝陣營，不過因爲林在他的信裡說，把北培的洋樓無條件地讓給文藝協會，所以由於這種義舉，才把攻擊之聲銷沉下去。

作家生活的困窮，在重慶的生活程度高漲之下，更是非常，洪深等一家已服毒自殺，其原因八九成是經濟壓迫，一二成是所建政治苦悶，文化人的這種情形，實在慘不忍觀，最近文藝協會，由政府通融十萬元鉅款，協會的一部會員非常活躍，不過那不甚活動的小作家們，也只有卸指而望此鉅款，生活困難，依然無法解決，除去投奔陝北的八路軍或赴和平區再建生活外，別無方法了。

重慶政府，已由美國借來巨額的借款，這種借款，是先經蔣介石，孔祥熙等人之手，再一層層地送到下方，除去一部分向外國訂購軍火，或用於國內某種費用而外，其餘只有飽入各人之私囊：到最後充作實際的抗戰與生產之用的時候，也不過剩下很少的一點了，筆者現在舉其一例，

就是渝府軍政府被服廠，曾有一個貪污的廠長，但在職三年，所吞沒的款項，竟達一千萬元以上。

後來，更換廠長，新廠長清廉而勤於職務，真是一文不苟，但他不到三個月就被撤差了，清廉的官吏，如果對於上官部下嚴格辦事，那麼上官都不能容，實在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重慶政府，雖然高唱抗戰建國但這只有在國內則榨取國民的膏血，由國外則實行借款，而飽入孔祥熙

等一類高官軍閥的私囊而已，抗戰建國越延長，他們的財產也越增加，吞沒的錢，決不想支出來用於真正的抗戰建國，因此，軍糧自然不足，裝備也不充分，前線一有戰事，就是打敗，重慶方面的報紙，不載前線的戰爭消息，這不是當然的嗎。

一個貪污廠長

戰爭剛一發生的時候，政治上也沒有改善的痕跡，到處看見強拉壯丁的情形，後來撤到漢口，也仍然不改，有

識之士竟為蔣介石來到重慶以後，已經三年，不過蔣的本心，因為對民衆運動的恐怖而苦惱，對兵役問題，也沒有什麼改良和進步，而且也未改善上層與下層間的關係，重慶方面的軍事政治，唯有貪官污吏，與強拉壯丁毫無改進的希望，簡直是越做越不像樣子了。

李石曾等主張和平

郭泰祺陳誠等意見紛歧

日美英三國開戰後，最感狼狽之蔣介石，專以所謂結成民主主義聯合戰線之國際環境變化，作為重慶起死回生術，企圖振作沈淪於極度厭戰空氣中之軍民精神，茲分析其內幕如左：

重慶於刷新抗戰陣營上亦費有相當苦心，任命駐美中之宋子文，為偽外交部長，使郭泰祺任偽國防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沈鴻烈任農林部長，福建敗戰責任者陳儀，任行政秘書長，此次起用宋子文，為極具興味之話題，緣深切信奉美國資本主義，由各種事業，自己獲得莫大利益之宋子文，於美國政府當道間，持有甚至可使重慶駐美大使胡適，喪失存在價值之信用其勢力。

故宋之就任偽外交部長，可謂因其自身關係

，已將重慶全部，售與美國，更可注目者，即重慶偽政權，以宋氏一家閥閱，掌握內外霸權，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會議席上，通過賦與蔣介石總裁全權案，即將軍政委諸蔣介石，財政委諸孔祥熙外交則由宋子文，及宋氏一門閥閱担任，于表面上，似在掌握抗戰指導權，實則乃使重慶趨進于亡國之一途者，重慶治下之軍隊，民衆於彼等權威下，飽嘗塗炭之苦，可哀已極。

大東亞戰爭勃發後，蔣介石派，當對無直接關係之德義，布告宣戰，其內幕實極有趣，據傳，使于十二月八日之偽最高國防會議席上，決定布告宣戰者，乃基於蔣介石，孔祥熙，郭泰祺等與陳誠，胡宗南等，指導之少壯抗戰澈底派等

之主張，且該果議，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特務隊，及軍憲嚴重警備監視下舉行者，首先威嚇反對者及穩健論者，故於席要人之發言，受相當拘束。

但於另一方面，亦有反駁派，即如黨元老李石曾，忠告重慶，不可擴大戰亂，繼之現於昆明蟄居中之李烈鈞，李根源，致電僞最高國防委員會，力言繼續對日抗戰之無益，爲復興國家民族，不如見機講求合理的和平爲宜，如此，美英武力不足恃之情景，已可見矣，況蘇聯已瀕沒落，而抗戰資材輸送路，又完全喪失，孤立無援之重慶，今已不能再有繼續抗戰之希望，因自認環境顯著惡化，不滿於蔣派抗戰之態勢，正趨濃化。

重慶內訌，傳說已久，就中同床異夢，冰炭不相容，而猶藉斷絲連之蔣共兩派之暗鬥，於大東亞戰爭進展時，共產黨共產軍之與其謂爲統一戰線，毋寧謂爲強化對重慶之攻擊，今亦陷於不可收拾之狀態，而此間之共黨，究如何乎，緣中共軍之存在，乃重慶僞政權最難應付之對立的存在也，彼等於日美英開戰後，即在延安會議決定，聲明與蔣黨合作，結成統一戰線，高叫爲強化

抗戰力之絕好機會，明示國內統一之方向。

但民主主義陣營之指導理念，與共產黨之抗戰指導，絕無一致之理，據最近情報其後重慶僞政權，依然出以壓迫中共之行爲，地方上仍有蔣共兩軍流血之相尅，因重慶對於統一戰線結成具體化一事，所示之曖昧態度，而焦心之共產黨，以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名義，向共產軍全體將領稱，「中共忍耐一切困難，與中央協力，然中央對此，仍出以壓迫與排斥現在所餘者，只國共合作之名義而已，此次日美英戰爭，乃總反攻之良機，亦我黨達成二命之良機。」

然頑迷之重慶中央，對此等間觀之，我黨勢力之挽回，已甚困難，於此，我黨爲期排除此等頑迷份子，應謀擴大強化現實，對黨方賦與軍政權，而備應付將來」云云，以此爲前提，再揭起反重慶之旗幟，由此亦可預卜今後蔣共之關係，爲如何矣，重慶以民主主義聯合國名目上，形式上之好條件，極力追隨，實際不過係盲目的展望，繼續抗戰而已，即其疲憊之夢，今已不能被粉碎矣。

大後方營養不良症

學生骨瘦如柴形同餓殍

教員不能生活改圖別業

數年以前曾在重慶國康大戲院包廂裡親眼見過那號稱財神的孔祥熙，那時筆者偶然得到一個坐在他旁邊的機會，看見他的手，正好像二十來歲的青年婦人的手那樣柔白。令人想見他的營養之豐富，他週身所帶的東西，都是金光燦爛的舶來品。他以前曾因「關心民食」而提倡過「營養食」他所謂的營養食，就是獎勵人們吃青菜豆腐之類，大談這種青菜裡面的滋養分，能常豐富，可以用科學來証明，就是貧窮的平民，一樣也可以攝取營養，云云，他曾發表說，在重慶的夫子池，新運服務波，用「營養食飯菜」欸客，當時各報都出特刊，服務處的門前，也掛着「歡迎各界參觀」的大招牌，對希望者，配布營養食的配合表。但可惜他沒想到平民（一）不識字，（二）沒有配合的工夫，（三）災民們只有幾粒米，就與山芋之類混合作成稀粥來吃；對於「營養」毫不關心，只要充飢，甚麼都成，再說平民們，所缺乏的，不是青菜的維他命，而是脂肪質，要人們吃飽了，山珍海味，就是吃點青菜，也覺着味美，不過假使三百六十五天，與平民同樣不能吃肉恐怕就要一定不吃青菜了吧。

大後方數千數萬的學生都因為營養不良，以致面黃飢瘦，和平地區的學生們，好像認為如果在大後方的重慶政府之下上學，就一文也不要，什麼都支給的，但他們不知道，重慶的生活程度太高，就是能

受清貧的有學識的人，也因爲當窮教員不能養家，而不能不致行作買賣了，國文教員，原來是最容易找的，可是在後力，連這也找不出來，理科的教員等，不用說更沒有了，學校開學授課，兩三回立刻就要放寒假。可是英文與數學理科的教員，在那裏呢，竟不知道某種課目，甚至履有缺課一學期的現象，而且秋季晴天多，幾乎每天忙着到防空洞去，隔一兩天總要停課一日，到冬天，米油鹽，青菜之類，價錢更貴，然而教員與學生津貼，是不給增加的，因此不得已而提前放假，照這樣一學期中，也不授課就完事了這是說學業方面，至於生活方面學生每人每月，是有二十元補助費的。

但現在大後方一人的最低生活費，每月也要百元，聽說校長還要描學生的頭錢，學生的三頓飯裡面，兩頓是粥——不如說是白湯就說是粥，其實也從湯裏掏不出幾個米粒來，早飯的小菜，只是盛個一碟子心，夾上一兩筷子，就完了，此外有一碗淡鹽湯，可是鹽百極貴，廚子捨不得攔鹽，學生誰求廚房加鹽，往往打架。所謂飯，也是最劣等的，米裏面戶有石粒，學生的身體原本就弱，再使他們吃這樣的飯，所以八成都鬧下痢了，重慶的洋麵價同黃金，學校實在不能支出醫藥費，眼看着大好青年，爬進四川式的棺材裡，國家的中堅竟作了異鄉之鬼，假若只是物質上的困苦，學生的死，也不會這麼快，但重慶政府給學生的精神上的束縛，真令人悲憤，學生如果，不加入三民主義團。便到波吃虧，學生收發的這件，全部先經訓育主任過目，訓育主任有侵害學生發信，自由的權限，所以學生在學校裡跟貧聽的病入一樣，既無自由，又無衣服與滋養物，只有在學校牢獄裡慢慢等死，有錢的子弟們，以及母兄作官的子弟們，吃不慣學校的東西，每日到飯館去，學校裏普通都開有飯館。有錢的學生在飯館的消費，一年達數千元，所以有錢的學生，一年中的飯費，也很可觀，這完全是後方不合理的混亂狀況，有錢的學生們，面帶紅潤，而肥胖，貧苦的生們，却全無青年意氣把有錢學生吃剩下的啐爲珍饈了，筆者曾在中山中學，高中部執教一月，但十人中，總有九人萎靡不振全無青年意氣，都是些瘦弱的學生。

渝報紙無戰事消息

圖窮匕見實已沒法掩飾

有一次回到故鄉——和平區內——以後，所遇見的朋友，都關心重慶方面的軍情而打聽道：「前線到底有戰爭沒有？反攻有希望沒有，不過，我的回答，對他們無異是冷水澆頭，後方的民衆，一遇見穿著長袍的知識份子，還是同樣的問：「新聞怎麼樣？我們的前線有戰爭吧？那一邊勝了呢？」其實，知錢階級所知道的也還是漠然的，因為重慶，是一個離前線太遠，而隔着千山萬水的避難都市，所以前線的消息，一點不清楚。

只有中央社的電報傳送消息，這種消息不是「○○之敵潰走，行將殲滅」，就是，「我方實行戰略上撤退，轉向新陣地等等之類，從戰爭開

始，一直到現在，這種調子，一點也沒有改變，報紙的讀者，對於這種寫法，已經太不感覺興趣了。

讀者諸君，筆者現在想對諸君所謂「新聞怎樣」，的質問予以解答，數年前張自忠在大別山，被日軍包圍的部隊，完全消滅，他便自殺，他在重慶軍隊裡面，正是一位忠勇的將軍，不過這以後在報紙上對前線進行怎樣的戰鬥，却完全不戰了。

英國戰爭，繼而德蘇開戰，重慶方面的報紙，只利用實際戰爭的消息來佔篇幅，中日戰爭的消息，就是有來電，可排在下欄，很難找出，所

以我們在重慶住的人，照例是先看國際新聞，對於中日戰爭消息，習慣上反倒不抱關心了，中日兩國戰爭中的一場面，幾乎已經忘却，然而渝府中央宣傳部，與中央社，及新聞編輯者，都認為這樣未免太過，所以已設法改善，最初是中央社捏造電報，但千篇一律，倒不如沒有的好，因此重慶的知識階級們每一見面，就不免嘆息着說：「唉，這種戰爭也不像最初那樣，巧妙的進行了，日本軍若說佔領某處，便一定佔領某處，我軍實在不能防禦，然而日軍若自動撤退，我方的報紙，便登載着說：『中央社○時○○分○電我○○部隊，血戰達三晝夜，奪回某地，殘敵向○○方固潰走，我軍目下追擊中』云云。真是可恥！」筆者這一次從四川返鄉，途中經過安徽省的界首與亳縣之間，看見重慶隊的前線公路已全被破壞，這是恐怖日軍進擊的表現。

不過，接近重慶軍的日軍前線的公路，却完

全建築得半垣而堅固，交通照常不變，這是說明重慶沒有反攻力量，與重慶軍怕日軍進擊，又在日軍警備下，前線毫無異狀，滿載客人的公共汽車，不絕於途，商人往來如織，看了這種情形，不能不感到和平區狀況的永遠性，與重慶方面前途絕望了。

招待處任意勒索

守卡軍隊攔路搶劫

後方的書籍文具費，按現在的價格，中學生每人一學期，至少要用五百元，大學生不用說，更多，所以沒有人不在背後叫苦，和平區的青年，就是想到後方去，可是走到半路，就一定要後悔，筆者曾在重慶遇見過，經由上海而來的學生，據他們說：「後方的政治，令我們投到後方的青年悲憤，我們是抱着火一般的熱烈心而來的，但在途中，就想折回去，若不是想看看重慶的實情，實際上早已回去了」，筆者問他們的理由，他們兩個青年就談了下面的一類事情。他們在和平區的時候，曾聽人說：重慶歡迎投奔來的學生，不過在廣東沒有學生招待處，因此先赴沙魚浦，然而那地方因為是廣東人，言語不通，所以到招待處去，招待處就花了一百五十元的船費，給他們雇了一隻民船，青年等真是感激得不知所措，然而船到了途中的目的地，而上陸的時候。船夫抓住青年說：「船錢還沒有給啦」，青年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在招待處已經給過了一百五十元，怎麼又叫我們出錢」？船夫說：「我不是說要您給我們一百五十元，給五十元就成，在招待處，我們規定的船費是五十元，招待處方面先給了十元，下餘的四十元，說到了地方由你們給的，所以我們決不要那麼多的錢。青年們說，「我們只知道給過們錢，而且船又不是我們叫來的，所以你們到招待處去質問好啦，我們不知道，你們能接錢，不接錢」——船夫就哀求說，學生老爺們的話，是不錯的，不過我們實在沒接錢，你們也能回去跟我們一塊交涉去嗎

，他們是官人，我們在他的管轄下，你們如果不跟我們去，只憑我們，說什麼也不能給錢的「青錢交」聽了這一番，對於堂堂的青年招待處，竟作這種騙人的勾當，真是氣得不得了，很想同船夫回去，。嗎頓，揭破他們的朦混人的情形，但是時間，和經濟都不許可，而且跟他們爭吵的時候，因為人地生疎也不會得好的，所以只好忍耐過去，總是氣忿，於是二人商量後，就以船夫為證人：稟告當地駐屯軍。軍隊方面聽說之後，也很憤慨，就把他們帶到縣政府去，要求依法辦，縣政府方面派人出來，表示遺憾之意，同時並對學生等說，「招待處，是政府的直屬機關，我們不能過分，再說也關係省政府的面子，所以四十元的船費，可以由縣政府給船夫吧，勸你們不用去爭吵，爭吵也是無濟於事的。」

青年們因為自己是旅行者，趕路要緊，也就馬馬虎虎地完事了，他們到重慶後，就把這種事情寫出來，送到報館，想暴露事情的真相，但報館的編輯長，只給他們一種形式的回答說，「這種暴露記事，不能掲載，請你們原諒報館方面的困難立場」這種事情，是使兩個青年煩悶的一個原因，又他們因為聽說過，後方洋服與其他一切物品，都很貴，所以帶來十幾套洋服，和許多的日用品，但到了重慶軍的守備境界，每一檢查，就被沒收一回，以漏稅或不正當的理由，予以沒收，到了重慶的時候，箱籠全空，他們原本以為從陸路也可以帶許多行裡，但是至如今，只有後悔。事實勝於雄辯，現在重慶的種種腐敗狀況，實在太多，簡直不成話，關於駐屯在昆明，緬甸間的第五軍，據旅行該方面的商人，說「我們裝着商品的車，一遇見第五軍的載重汽車，就是大損失，他們滿載鴉片，胡亂開車，如果不對他們的車讓道；不但要撞上我們的車，而且連車跟開車的人，也要倒覆，這種殘暴，真比土匪厲害」。一隻手當然不能遮掩天下的耳目，重慶的腐敗狀況。和平區的大民也漸漸明瞭，曾在重慶親身嚐到這種體驗的人們的心，已背叛重慶，都被思慕故鄉之念所騙。若按現在的狀態，不久，投奔重慶的青年或將絕跡，因為這些青年，對於重慶政府所抱的幻想，已因重慶政府的腐敗政治，與軍事狀況的暴露，而被破壞，現在處於重慶政府下的青年，都想投奔和平區來了。

四川土著排斥下江人

重慶市又有酒池肉林之境，就是大飯莊，客人越滿，真是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然而馬路上，與家中到處躺着餓死者的屍體，這正如唐詩所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了。表面是抗戰首都，內部則完全七亂八糟，蔣介石曾與四川軍閥過包買大米的競爭，當時蔣的目的，打算獲得四川軍所有的大批白米，所以想出用平價收買之舉，於是潘文華等計劃在成都發生兵變，屠殺四川的蔣系份子，不過事前洩露，蔣介石把潘叫到重慶，商量一切，最後重慶對於平價收買一事到底失敗了。

四川的土著人，與避難而來的下江人，（長江下流人）的關係，將來也很可慮，下江人剛到重慶的時候，四川人說「下江人吃人」因此竟沒有人到下江人家裡作女僕，又因為有一個女僕說，曾在下江人家裏看見過鹽乾的人腿，所以四川人都說：「怪不得下江人選擇白胖的女僕哩！」在四川人頭腦裏認為，日本飛機來扔炸彈，

以及生活程度提高，都是害人的下江人帶到四川的。四川的田全都是在山上的梯田只有依靠雨水，所以如果天旱不已，那麼全省就要饑饉了，如果存米吃盡，外來的米，因為交通困難，而趕不來時，便到處充滿無衣無食的災民。成爲一種「不怕惡事就怕窮」的狀態，如果一旦起了民變，不但土著軍閥從背後加油，而且四川人厭惡下江人，也必定要釀成大不祥事件，喊出「殺盡下江人」的口號，那時下江人就不能逃出，而且重（政府的抗日政權，也要陷於同樣運命吧，想到這裡那既不作買賣，又不作官的下江人，只有日夜盼望歸還故鄉，然而關山萬里，需要數千元的旅費，那裡能像達官富豪們以數小時的工夫，往來飛行於重慶香港間的自由？

如果全面和平早早實現，坐輪船，順長江東下之日來到，或者要有杜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感，而且那時候後句改爲「便下漢陽向下江」也可以，假若真正實現，當然是再好沒有，這也是重慶方面民衆心中所日夜渴望的。

703176

73.07
31.5